

魔游纪

LEGEND OF THE MUTANTS
异人列传

系列网络电影『魔游纪』同名小说
岳子坤 著



知识产权出版社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魔游纪

LEGEND OF THE MUTANTS
异人列传

系列网络电影「魔游纪」同名小说
岳子坤 著



和识产权出版社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魔游纪 / 岳子坤著. — 北京: 知识产权出版社, 2017.12

ISBN 978-7-5130-5251-1

I. ①魔… II. ①岳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269427号

魔游纪

MOYOUJI

岳子坤 著

出版发行: 知识产权出版社 有限责任公司	网 址: http://www.ipph.cn
电 话: 010-82004826	http://www.laichushu.com
社 址: 北京市海淀区气象路50号院	邮 编: 100081
责编电话: 010-82000860 转 8597	责编邮箱: 31964590@qq.com
发行电话: 010-82000860 转 8101	发行传真: 010-82000893
印 刷: 北京嘉恒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	经 销: 各大网上书店、新华书店及相关专业书店
开 本: 720mm×1000mm 1/16	印 张: 16
版 次: 2017年12月第1版	印 次: 2017年12月第1次印刷
字 数: 210千字	定 价: 38.00元

ISBN 978-7-5130-5251-1

出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。

目 录



第一章	001
第二章	027
第三章	053
第四章	081
第五章	103
第六章	127
第七章	150
第八章	177
第九章	197
第十章	219

第一章

(1)

魔历352年。

天都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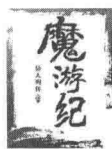
这座天下最为繁华富庶的城池，即便是在暮色时分，依然是一派人群熙攘、车水马龙的繁荣景象。在这里，随处可见来自不同疆域、不同种族的商队和行人。每当夜幕降临，华灯初上之时，整座都城最为繁华的所在，莫过于城南的红绡馆。

红绡馆一直像一个谜一般的传奇，没有人能够说清它具体存在的时间，就像没有人能够知道它真正的主人和后台一样。五年前，一伙江湖人士来此寻衅滋事，第二天，他们的尸首便被发现悬挂于城门楼上；同样是五年前，一位朝中大将带领部下在此酒后撒野，大打出手，当天夜里，他便被御林军以贪赃枉法的罪名押解入狱。从此以后，再也没有人敢在红绡馆闹事，即便是身怀绝技的武林高手，或者是权高位重的皇亲贵胄。

此时的红绡馆一如往常一样，弥漫在一片歌舞升平的喜悦氛围之中。

这座由名贵楠木建造而成的两层精美阁楼里，无数娉婷佳人在轻歌曼舞，二楼的雅座内，也会不时传来优雅动听的琴瑟之声。这里不同于其他普通的风月场所那样艳俗，正如这里的佳人们虽琴棋书画才貌俱佳，却没有平常风尘女子的妖媚和世俗，所以，无数达官贵人不惜千金争相前来。

红绡馆二楼尽头的一处房间里，馆主端坐在薄如蝉翼的纱幔中，与外面的喧嚣热闹截然不同的是，这里显得异常素雅恬静，仿佛这扇房门有着



某种魔力，能够将外面的一切隔绝在千里之外。透过浅红色的纱幔，可以隐约看见馆主仪态端庄的容貌，此时的她微闭双眼，慈眉善目间有着一一种清新超凡的灵气和不容侵犯的浩然气场。

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房门在外面被轻轻地叩响了。

馆主微微地动了一下纤细如玉的手指，房门随即徐徐开启。

一位亭亭玉立的妙龄少女走进房间，她优雅地欠身侧蹲在纱幔前施礼道：“启禀馆主，已经通知天诛焱、颯、偃流沙三人火速前去执行任务。”

馆主依然微闭双眼，漫不经心地点点头，然后轻启朱唇：“清蝉，你是不是心有疑虑，兹事体大，我为什么不亲自前去？”

“属下不敢。”清蝉旋即低头。

“福兮祸所伏，祸兮福所倚……”馆主缓缓地睁开眼睛，“你先退下吧。”

“是。”清蝉再次施礼后毕恭毕敬地退出房间。

关上房门，外面的欢歌笑语依旧，清蝉却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，当她走下楼梯的时候，门外刚刚进来的一对男女顿时让她愣在了原地。

虽然素未谋面，但是清蝉还是一眼就认出了这对气场十足的男女不是别人，正是莲刹殿下迦楼罗的左膀右臂，女的叫金角，男的叫银角，此二人高深莫测极少露面，一向神龙见首不见尾，所以就连清蝉在此之前也是只闻其名而不见真身。

红绡馆和莲刹虽然是天生的宿敌，但是从未有过真正意义上的正面较量，金角和银角突然出现在红绡馆，着实让清蝉始料不及，她心里清楚，一场必不可免的恶战一触即发。

金角和银角似乎也注意到了清蝉，这时金角停下脚步，对清蝉浅浅地嫣然一笑，在看到这个笑容之后，清蝉只觉得时间仿佛突然在这一刻变得极其缓慢，就像是流动的液体在慢慢地固化一样，而此时金角的声音也显得极其缥缈：“早就听闻红绡馆头牌清蝉姑娘琴艺超群，在下冒昧前来，还

望不吝赐教。”她笑盈盈地说着，然后不紧不慢地幻化出一张古朴的瑶琴。

这张古琴在金角面前飘浮，清蝉看见金角慢慢地抬起手，慢慢地将修长白皙的手指搭在琴弦上……金角蜻蜓点水地挑动了一下琴弦，一道幽蓝的光线便以迅雷之势直逼清蝉而来，反应过来的清蝉优雅地舞动了一下飘逸的长袖，一道红绡随之迅速飞出，红绡和蓝光在空中碰触，撞击出一小片耀眼的光环。

红绡馆的佳人们见状，急忙围拢过来，与此同时，金角身旁的银角也幻化出一对八棱乌金锤在手上。

人群顿时骚乱了起来，大家一边惊呼着：“快跑！有异人！”一边争先恐后地朝外面逃命。

“你们是什么人？胆敢来闯红绡馆！”这时一个不太起眼的舞女腾空而起，朝金角发起了进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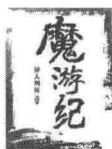
金角看着她的眼睛嫣然一笑，舞女便突然以进攻的姿态停滞在了半空中，时间好像被瞬间定格了一样。此情此景，让不少舞女露出了难以置信的惊恐表情。

“笑魔幻咒？难道……你们就是金角、银角？”一个穿着紫色丝绸的窈窕女子不太确定地问道。

“算你还有点见识。”金角说着，朝紫衣女子拨动琴弦，紫衣女子迅速侧身，灵巧地躲避开来，金角趁势飞身向她发起进攻，清蝉见状急忙上来助阵，三个人如同三道光影纠缠在一处，势均力敌，一时难分难解。

与此同时，其余的舞女们和银角也混战成了一团，十二个舞女迅速排成阵列将银角团团围住，她们舞动出无数的红绡缠绕着银角，银角在层层裹挟中奋力挥动起手中带着幽蓝火焰的双锤，很快，那些红绡便悉数断裂，甚至有的已经成为碎片，从空中飘落下来。

银角继续挥舞着手中的双锤，巨大的冲击波随之扑面而来，一个舞女倒了下来，又一个舞女倒了下了……当最后一个舞女口吐鲜血倒在地上



的同时，银角飞身加入了金角和清蝉她们三人的鏖战中。

清蝉和紫衣女子此消彼长，竟让金角一时有些应接不暇，然而银角的突然助阵让战局很快变得明朗起来，十几个回合之后，招架不住的清蝉和紫衣女子倒在地上，鲜血也从她们的嘴角溢出。

金角看着地上的两人，极其妩媚不屑地一笑：“红绡馆？原来也不过如此嘛。”

“你们红绡馆三位护法和馆主都不在，我看今天谁能救得了你们。”银角说着朝地上的两人举起双锤……

“谁说我不在。”馆主空灵的声音传来，这声音听上去显得虚幻无比，像是来自遥远的疆域，又仿若近在咫尺。

金角和银角顿时一副惊慌诧异、难以置信的表情。

一道纯正的白光掠过，谁也没有看清到底发生了什么，金角和银角已经纷纷撞在栏杆上，跌落在地。

“看来迦楼罗为了达到目的，已经决定牺牲你们二人了。”馆主的声音飘荡在空气里。

金角和银角相互看了一眼，然后同时将手中的武器扔了出去，古琴和双锤在空中猛烈撞击，迸发出一团巨大的火球，火光和烟雾瞬间弥漫，与此同时，金角和银角像是原地蒸发了一样，早已不见踪影。

此时馆主飘然而至，一袭纯白色的纱衣如幻如影，即便她正面对，也并没有人敢抬头窥视。

受伤的舞女们见到馆主现身，纷纷低头过来欠身施礼，清蝉和紫衣女子在最前面的位置。

“原来一切早在馆主意料之中。”是清蝉的声音。

“其实我并没有完全料到，”馆主如实道，“迦楼罗行事一向神鬼难测，总能让他的对手顾此失彼。但是现在看来，他一定是亲自前往金山寺了……”

(2)

卒然天立镇中流，雄跨东南二百州。

这里就是名震天下的金山寺。

清晨，稀薄的烟雾缭绕群山，这座千年古刹在一片云气氤氲中显得异常庄严肃穆。

寺外湖畔，小和尚江流儿像往常一样来到岸边挑水。正当他弓身站在木桥上打水时，突然瞥见天空中一道黑影一掠而过，他心头猛然一惊，手中的木桶随之掉落在湖面，顿时激起水花四溅。

他迅敏地抬起头，发现那道疾驰而去的黑影隐没在远处的寺院……

此时的寺院里，众僧人正在排成阵列专心参禅打坐，如同每天的例行早课一样，并无新奇。突然间，一团黑影呼啸而至，打破了这份佛家净地独有的恬静。

从天而降的迦楼罗收起玄色的羽翼，幻化出威武凛凛的戎装，那是他只能在战场上才可一睹的尊容，杀气逼人，摄人心魄。

众僧人顿时大惊失色，为首的僧人大喊道：“是异人！”他说着握紧双拳，奋力冲向迦楼罗，试图与之一战，然而在数米开外，迦楼罗将手微微一抬，僧人瞬间便双脚离地，腾空而起，他挣扎着用双手护住脖子，如同被人死死地掐住了咽喉，表情显得异常痛苦。迦楼罗轻轻地将手一挥，悬在半空的僧人便重重地摔在地上，继而口吐鲜血，倒地不起。

其余众僧人见状，手持木棍大喊着一拥而上，迦楼罗再次抬手，动作与之前如出一辙，众僧人瞬间全部悬于空中，迦楼罗缓缓地转动手腕，众僧人个个脸上青筋直冒，如同将要窒息一般，双脚不停地在空中垂死挣扎……就在这时，一个中气十足的声音从身后的大殿里传来：“住手！”

此时的迦楼罗嘴角露出了一丝诡异的笑容，他松开手，奄奄一息的僧人们顿时齐刷刷地跌落在地上。迦楼罗转过身看着自己真正的目标，像



是跟老熟人打招呼一样开口道：“许久不见。”

方丈站在大殿的台阶上，神情自若地看向迦楼罗：“你知道，我是不会把它交给你的，所以，放下你的执念吧。”

“执念？”迦楼罗脸上的表情突然变得愤懑起来，“你说的是整个异族的希望！”

“但你不是。”

迦楼罗面无表情地看着方丈：“那就让你亲自来看看，我是或不是！”他说着率先发力，双脚猛然蹬地，身体前倾，以快速奔跑的姿势径直朝方丈发起攻击，与此同时，方丈也以同样的招式全力冲向对方，电光石火之间，一道红色和蓝色纹理的光环在空中猛烈地碰撞开来……

方丈先一步于迦楼罗落在地上，在他着地的时候，身体明显有些飘晃，而迦楼罗却显得气定神闲，就在迦楼罗的双脚即将触及地面之时，他出其不意地迅速使出了一招扫堂腿，还未来得及调整好的方丈条件反射般一跃而起，同时本能地调整攻守转换，在空中居高临下地向迦楼罗发出蓝色的冰元素进行攻击，迦楼罗急忙挥动着带着火焰纹理的臂膀抵挡，但由于攻势猛烈以及不占地利之势，迦楼罗被震得退了半步。

一轮狂风骤雨般的攻击过后，方丈终于无力再续，落在了地上。迦楼罗收起招式，嘴角挤出一丝轻佻的笑容：“大师功力渐增啊。”

方丈并不接话，由于刚才运功过猛，他已经明显有些气弱，此时他正暗暗调整气息，蓄力待发。但是迦楼罗并不会给他太多喘息的时间，他迅速地向方丈发起更加快速、强势的攻击，就在两人身体即将接触之际，方丈似乎拼尽全力，发出强大的冰川转守为攻，这股巨大的力量势不可挡，若是平常人，须臾间便可粉身碎骨，然而此时奋力抵挡的迦楼罗一声怒吼，半个身体随之变得通红，方丈瞬间被更加强大的冲击波震飞了出去，狠狠地撞到寺院的围墙上，继而又重重地跌落在地上。当他努力支撑起来的时候，嘴角已经渗出了一丝鲜血。

“现在我是也不是？”迦楼罗并不上前，以胜利者的姿态站在原地看着方丈道。

方丈深深地提了一口气，一脸不屈的表情回道：“不是！”

话音未落，迦楼罗便再次冲向对方，就在此时，门外一只木桶朝迦楼罗砸来，迦楼罗侧脸看清飞向自己之物，随手一挥，木桶瞬间变成粉末，纷纷扬扬地飘落在地上。站在门外的小和尚江流儿难以置信地瞪大双眼。然而就在迦楼罗分神之际，方丈快速地掏出石晶捏碎抛出，顿时，漫天的白色冰屑弥漫了迦楼罗的视线，当迦楼罗扫除障碍，方丈和江流儿已经消失不见了。

迦楼罗更加轻蔑地一笑，自语道：“哼，就这种小伎俩，也敢自诩名门正派。还想逃？我看你今天能逃到哪儿去。”

此时，方丈和江流儿正在寺院密室的通道里奔跑，师徒二人逃进一处石室，方丈急忙关闭密室的机关大门，就在石门被关上的瞬间，方丈顺势靠着石墙瘫坐在了地上，同时嘴角又一道鲜血溢出，片刻后，方丈缓缓地闭上了眼睛。

江流儿从未见过师父这般，急忙拉着方丈的胳膊用力摇晃着：“师父，师父你怎么了？师父你醒醒啊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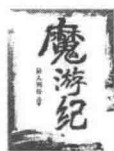
“……别晃，别晃了，为师五脏俱损，再晃就成一锅粥了……”方丈的声音异常虚弱。

江流儿急忙住手，脸上充满了自责、无助，以及无限的伤感。

方丈抬起手摸了摸江流儿的光头，勉强微笑道：“师父老了，不行了，这一劫注定是躲不过了……”

江流儿流着泪打断方丈：“不！不会的师父，不会的……”

“生必有灭，无须悲泣……”方丈嘴角流出一道鲜血，江流儿边为方丈擦拭鲜血，边悲泣地阻止道：“师父别说了，师父……”



与此同时，密室外面传来了断断续续的砸墙声，这声音由远及近，由弱及强，很快，密室的墙壁上便开始有大小不一的石块掉落下来……

方丈努力提起最后的真气，盘腿禅坐，他用伤口流血的手指在地上娴熟地画出了一个符号，就在符号完成之际，整个密室的地面瞬间透亮了起来，同时散发出了一片耀眼虚幻的白光，在白光的包裹中，一颗泛着蓝色幽光的丹药缓缓地飘浮起来……江流儿被眼前的景象完全惊呆了，他不知道师父所画出的符号代表着什么，也不知道这颗温润如玉的丹药是什么，更不知道师父的心里到底隐藏了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。

江流儿目不转睛地看着眼前悬浮在空中的这颗泛着幽光的丹药，疑惑地问道：“师父，这……这是什么？”

方丈看着尚且年幼的江流儿，慈祥的眼神中流露出一丝犹豫，但是墙上的裂缝越来越大，眼看迦楼罗就要破墙而入，最终他还是坚定了眼神，他看着江流儿纯真无邪的眼睛，开口道：“江流儿，你需切记，一切力量皆离不开慈悲之心，一念慈悲，万物皆善。”

“师父……”江流儿刚一开口，方丈便趁势将手掌一推，那颗悬浮在空中的丹药快速地飞入了江流儿的口中。

吞下丹药的江流儿顿时觉得浑身炙热难当，脸色异常赤红，额头上的血管暴显出来，他的身体好像眼看就要被某种强大的力量撑爆了一样……

看着在痛苦中煎熬的江流儿，方丈无限留恋地喃喃道：“江流儿，师父只能陪你到这儿了，今后的路要靠你自己了……”话音未落，迦楼罗就已经破墙而入，然而，还没有站稳脚跟的他看着眼前异样的江流儿，心中愤恨得咬牙暗怒道：“可恶！”

迦楼罗说着朝江流儿发起攻势，然而，数米开外的江流儿突然双眼怒瞪，射出两道刺眼的白光，随着他全力爆发的一声狂吼，一个巨大的冲击波以他原点向周遭迅猛地扩散开来……迦楼罗见状，旋即放弃进攻，同

时本能地慌忙将右手往后一挥，幻化出一个如同漩涡一般飞速旋转的黑洞，迦楼罗以迅雷之势遁入开启的黑洞里，迅速逃离，消失不见。

(3)

金山寺外。

三个逆着霞光的身影正朝着寺院方向走来。

略显不修边幅、留着络腮胡的偃流沙大大咧咧地走在最后面，他不时地冲前面戴着篷帽的颯和穿着性感短裙的天诛焱喊话：“喂！我说你俩能不能慢点啊！”

一贯冷峻的颯继续半低着头朝前走去，似乎并没有抬头看一眼偃流沙的意思，而天诛焱则好像压根就没有听见他说话一样，自觉没趣的偃流沙无奈地加紧步伐追赶上来，然而这时，天诛焱突然停下了脚步。

颯和偃流沙同时看向天诛焱。

天诛焱俊美的脸上流露出一丝难以分辨的表情：“我好像有一种不好的预感。”

“不好！”颯似乎也预感到了什么，与此同时，三个人猛然感觉到整个大地剧烈地震动了一下，紧接着，一个巨大的冲击波伴随着刺眼的光芒，以前面的寺院为中心，迅速地扩散至方圆十余公里的范围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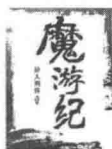
“我嘞个去！”偃流沙急忙转过身，用手臂遮挡了一下刺眼的光芒。

“是金山寺方向！”颯看向前面的寺院。

此时天诛焱已经快速朝寺院方向跑去，颯和偃流沙相视一眼，急忙加快速度跟上天诛焱。

三个人几乎同时进入了寺院的山门，然而，眼前一片狼藉的景象让他们三人同时停下了脚步。

目所能及的地方，满目疮痍、横尸遍地。



“看来咱们还是来晚一步啊！”偃流沙看着遍地的尸体，“完了，这次白跑了这么远的路不说，银子也拿不到了。”

“就知道银子。”天诛焱鄙视地瞥了一眼偃流沙。

偃流沙理直气壮地嚷道：“咱们干的本来就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买卖，再说了，这年头没有银子能行吗？没有银子咱们吃什么喝什么，路上不需要盘缠啊？”

天诛焱并不再搭理他，抬脚从一具尸体上跨了过去。

这时颯也跟了上去，他敏锐地观察了一下四周，然后俯身检查了几具尸体，凭借着尸体的受力方向及地上尘土的扩散形状，颯侧头朝偏殿的方向看去：“那边。”

三个人鱼贯而入，通过狭长的地下通道来到了密室，此时的密室已然成为一片废墟，这里乱石满地、尘土漫天，三个人用力挥散开烟尘，发现不远处的地上竟躺着一个小和尚。

偃流沙走上前看着地上纹丝不动的江流儿，叹道：“哎，可惜了，才这么大一点，估计连女人的手都没有碰过就挂了，真是白来这世间走一遭啊！”

“整天满脑子里想的都是什么！”天诛焱说着一脚踹向偃流沙，偃流沙急忙跳着躲开。对于天诛焱的暴脾气，偃流沙早就习以为常了，当然，习以为常的主要原因是惹不起，惹不起的主要原因是打不过。

这时颯蹲下来，伸出食指和中指搭在江流儿的脉搏上，但是很快他又抬起头看向天诛焱和偃流沙，有些出乎意料的语气道：“他居然还活着！”

三个人面面相觑了片刻，天诛焱缓了一下神，像是喃喃自语地说：“刚才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力量？”她说说着不由自主地看向躺在地上的江流儿。

“看这个！”颯这时从江流儿身旁的废墟里捻起一段舍利子。

偃流沙闻讯上前，如获至宝地抢过来，拿在手里仔细打量：“这是什么？看上去像是很值钱的宝贝啊。”

颯看着偃流沙，面无表情地说道：“刚才，这密室里的人都被那股强大的冲击波击成了齑粉……”

偃流沙若有所思地听着，像是突然明白了什么，他瞪大眼睛看着自己手中的舍利子，然后急忙掸掉：“我去！原来这是骨灰啊！”

“确切地说，是舍利子。”颯看着地上的那段舍利子，“如此难得一见的舍利子，定是出自某位得道高僧大德的……连这样的高僧都难逃此劫，看来刚才那股巨大的能量绝对非同小可。”

天诛焱再次看向地上的江流儿，眼神显得更加疑惑了：“那他呢？他是怎么活下来的？如果说，刚才那股能量是来自他的话，那么，最先受到波及的应该才是他才对啊。”她说着摇了摇头，“不可能，这样一个小和尚，怎么能迸发出如此强大的能量……”

颯若有所思地看了一眼天诛焱：“……看来，现在只能把他带回去交差了。”

天诛焱对颯点点头，然后两个人很有默契地同时看向旁边的偃流沙，偃流沙急忙避开他们的目光，嚷嚷道：“我……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吧，这么大老远的带着他干嘛？一个毛头小和尚有什么用？”

“让你带你就带！哪来这么多废话！”天诛焱目露凶光打断偃流沙。

偃流沙别过头，一面不情愿地去搀扶地上的江流儿，一面不停地嘟囔着：“哼！我就知道，这种出力气的活准是我没跑儿。”

“知道就好。”天诛焱说着，头也不回地朝外走去。

颯一副同情无奈的模样拍拍偃流沙的肩膀，然后一句话也没说，跟在天诛焱的身后走了出去。

三个人走出金山寺，决定按原路返回。烈日炎炎下，偃流沙满头大汗地背着昏迷中的江流儿，一脸怨气愤恨的表情。

两个时辰后，三人已行至一处荒沙连绵的地界，就在这时，不远处传来了人马嘶鸣的响声，他们停下脚步，看见前面一伙西域装扮的马匪跃马



扬刀朝这边冲了过来……不消片刻，这伙来势汹汹的马匪就已经在他们面前拉开阵势，形成了一个包围圈，将他们团团围住。

为首的马匪勒住战马，扬起手中的弯刀，大喝道：“听着！识相的赶紧把身上值钱的都交出来，爷爷可以饶你们一条小命！否则的话，就留下你们的尸身给这千里黄沙施施肥，来年也好能长出点什么！”

“哈哈哈哈……哈哈哈哈……”头领说完，众喽啰们跟着起哄大笑起来，有一个因为笑得太猛，险些从马背上摔下去。

偃流沙看耍戏一样看着他们，然后放下江流儿，转头斜睨了颀一眼：“喂，我和你赌五十两，用不了半炷香，他们就得躺在这儿！”

颀扬了一下嘴角，充满讽刺的口气道：“你确定，你还有银子？”

头领被他俩激怒了：“喂！都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思在这里谈笑！还把我们放在眼里了！我们可是这方圆百里最彪悍的马匪！”

偃流沙看着一脸横肉的马匪头领，忍不住哈哈大笑了起来。

“死到临头居然还笑得出来！给我杀！”头领顿时怒不可遏，大喝一声，弯刀一挥，左右两个马匪便冲了上去，其中一个马匪策马从天诛焱身边掠过时，舞动弯刀劈向天诛焱，天诛焱旋即幻化出一根金箍棒，顺势一挥，瞬间人仰马翻。

“是异人！”马匪们一片惊呼，马队随之慌乱了起来，战马也像是受到了某种惊吓，不受控制地跃蹄嘶鸣，两个马匪驾驭不住，狼狈地跌落马下。

这时马匪头领故作镇定地停顿了一下，然后兴奋地高声喊道：“慌什么！都别怕！道上悬赏一个异人就是万两白银，兄弟们，咱们扬名发家的机会来了，一起上！”

众马匪硬着头皮一拥而上，天诛焱抡起金箍棒将冲在最前面的几个马匪瞬间撂倒。

与此同时，侧翼的几个马匪朝颀和偃流沙冲杀过来，偃流沙没好气地抱怨道：“靠！这趟活儿真是亏大发了，银子没赚到不说，还落得这么多麻

烦。”他说着迅速幻化出月牙铲，用力一震，摆出迎战的姿势。

几个马匪显得英勇无比，在马背上腾空而起，扑向偃流沙，偃流沙举起月牙铲往地上狠狠一砸，顿时一股强大的气浪将几个马匪凝固在半空中，时间仿佛在这一刻静止了一样，就在此时，颯一个箭步上去，同时手臂上幻化出钢爪，只见一道快如旋风的黑影瞬间穿过停滞在空中的几个马匪，随后几个马匪纷纷跌落在地上。

其余的马匪再次围攻上来，颯和偃流沙很有默契地并肩作战，正当他们战得正酣时，不远处的山坡上一支暗箭飞速朝颯而来，正面御敌的颯并没有察觉到来自身后的危险，就在千钧一发之际，偃流沙一把将颯推开，来不及躲闪，那支锋利无比的箭羽便狠狠地击中偃流沙的肩膀，当箭头刺进皮肉，撞击到骨头上时，发出了一声沉闷的声响。

(4)

颯迅猛地横扫开周遭的马匪，回过头来看着为自己挡箭的偃流沙，看着他伤口渗出的鲜血，别有一番滋味涌上心头。他难得动容地上前扶住偃流沙，关切道：“老沙！你没事吧？”

偃流沙冲他咧嘴笑了一下，硬生生将箭从身体里拔了出来，然后连眉头都不皱一下地说：“放心，区区一支小箭还伤不了我偃流沙。”他看着颯，“……不就是为你挡了一箭嘛，干嘛这样崇拜地看着我？”

颯见偃流沙并无大碍，撇了一下嘴角：“我是嫌你多管闲事。”

话音刚落，暗处又一支冷箭直朝偃流沙飞射过来，颯急忙挺身上前，顺势抓住疾驰而来箭羽，一把折为两段扔在了地上。

颯转身发现不远潜伏在山坡上的弓箭手。

此时弓箭手慌忙拈弓搭箭，再次射出一发，颯迎着箭飞身而上，在与箭擦身而过的同时，他轻巧地挥动了一下手上的钢爪，那支箭便应声折